



道降火宅與家壇開設之殊勝因由

◎ 張逢德

前言

生在末法時期，後學幸入道門後，也曾是前賢們引領的「新道親」，可能有些地方會讓前賢覺得不省心或不放心，以後學為例：剛進道場的前幾年雖有精進於道務，但理未全明，總覺得：「心誠就好了，為什麼要背誦、禮拜那麼多的仙佛聖號？」

現在回頭看，真的很像未求道的人士常說：「心好就好，為什麼要入宗教？要跪拜？」初時跪拜當下，筋骨時不時出現久未活動的喀嚓聲，拜完後會有累崩的感覺！每每在行此禮節之時，總覺得時間過得好慢……

直到後學建立了修辦的正知見，由迷返悟，再者有 天恩師德，以及點傳師慈悲殷殷教誨、栽培、鼓勵，如舵手導正航行偏向的船隻，才不致迷了方向或失了目標；歲月也記錄了後學的成長日記，由苦澀的青春歲月到不惑之年……

內守自性清明 外顯禮節莊嚴

時間是不等人的，到了中年階段，後學逐漸感受到，一些與後學同期或後進之前賢，在禮節的運作遊刃有餘、法喜充滿，可以扶圓補缺，讓後學如釋重負。直到深入經典後，在這環節中體悟到何謂：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

《大學》、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《中庸》。《六祖壇經》亦云：「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。……若覓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」

心好，要能行好；如果心好，不行出來，那總是還差了一點；虔誠，嘴巴不用說，做出來就是了，也可在禮拜中展現出來，此時後學已能跨越第一道心理障礙。也感受到了佛規禮節就是收攝我們身、口、意最好的方法之一，在禮拜的同時，會得到清靜，進而萬緣放下，根塵頓斷，就跟求道當下所云：「平心靜氣看佛燈」的意境一樣。

就學修講辦行而論，後學回顧在青年、中年階段，自己學習禮節的部分好像比重比較低；或是因為習性之故，也或許是因緣與練習太少所致，總覺得力有未逮。所以對辦道或燒香禮節，後學總覺得不是那麼有信心，每次執禮，常是臨時上場或替補，而表現得不盡如人意，因此後學好像準備不夠充分或不用功的小孩不太想見老師一樣，能不現形就不現形，消極地排在最後，不得已而強為之。

前年（2022）尾，感謝 天恩師

德，林真如點傳師慈悲點名後學與其他幾位前賢，認為我們應是水到渠成，開設中堂的時候到了；然而後學與同修因為考慮以後無人接班，同修也一再向後學表示，不太適合今後家庭狀況。

而自己心中也執念：未十分通曉道統、道與教如何相應成就、聖賢如何透過修煉而成就？好像他們還是他們，而自己還是自己，因此並未強烈感應到禮拜聖賢仙佛能如前賢們說的——增福慧；該煩惱的還是煩惱不斷，該凡俗的還是執著於凡俗；雖不能說沒幫助，但時而有增，時而又減，無能相應於《心經》所云：「不生不滅（無念）、不垢不淨（無相）、不增不減（無住）」。換句話說：自己還沒完全準備好，故婉拒了三次，點傳師也慈悲就不十分勉強後學了。

直到約半年前，後學參與道內進修課程學習，舉頭所見盡是點傳師、壇主或是講師，他們開設中壇，或許原本也各有世俗的諸多因素考量，但總是設壇了！後學不禁汗顏，在修辦路上，原來自己還在後段班裹足不前，更辜負點傳師提攜之恩；於是後學再懇切與同修溝通，同修終能遂後學之愿心，隨即籌備開壇事宜。



▲ 中堂小而美，十分莊嚴。

籌備過程也包含，後學著實地將禮節所拜的仙佛聖號一一入心與恭唸，不再因久沒唸就忘了、忘了又複習……，重複不斷循環。也配合中堂各種燒香的機會，老實地上場執禮以檢驗自己，從中體驗到所謂：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！」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當信、愿、行三者都俱備了，終於定於西元 2024 年 1 月 21 日開壇。

又為了不使開壇時開空壇（沒有度眾），俗話說：「有愿就有力」，真的是這樣！因為開壇，後學與同修

共引度了五眾來求道，若不是因此機緣，這幾位是不太容易來求道的。

回顧後學還未開設家庭中堂之前（嚴格地說，應是未曾有開設家壇的念頭以前）的認知，實乃因未能有全「信」，未發大「愿」心，只有「行」道，信愿行三者，只具其一，前二者最重要的目標與方向卻沒把握住，那豈不是如《六祖壇經》所云：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」

為什麼會這樣？是由於道根還扎得未深，表面上看好像精進於道務，但未入心而拳拳服膺，好比一艘船的水手，視野高度、心境廣度、責任擔待度，都不能與身繫全船成員生死的舵手或船長比擬，所缺的就是一個磨練，同時基本也必須了解這艘船的各樣性能，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，並培養出乘風破浪的能耐，才能安全駛達彼岸。

因此後學在距點傳師指定日期還有半年的時間中，開始思考：開設家庭中堂對自己以及整個道場的意義？一貫道修持的究竟意義？道脈如何承上啟下？天時應運之機又為何殊勝？

對後學來說，這些都是要釐清究竟，俾使道苗滋長、愿力復活、信念

增強。當這一片片如拼圖的板塊湊齊了，讓後學看到，依一貫道修持的殊勝性（天命），以及開設家庭中堂的重要性（助緣、方便達究竟）。也因此讓後學「信」與「愿」的動力啟動，瞬間被點燃；後學稍作梳理，試以管窺蠡測，整理如下。

道真理真天命真 設壇度眾行方便

1. 大道源流長 五教同源歸一處

我們個人與道的關係，就像魚兒不能離水而活，鳥兒不能沒有空氣的浮力而飛；而人更像一滴小水滴，要不乾涸就得融入大海之中，也就是我們的本性要能契合這大道。不然世間的種種迷惑、假相，都就像大海中的波瀾一樣，會擾亂我們平靜的心，令人久久不能平復。而如能收攝世間種種妄心引發的貪、瞋、痴、愛，那妄念塵相的水泡就會消失了，回歸性海，真性顯現。

而家庭中堂的開設，就是讓我們能時時迴光返照、三省吾身、自省自修的地方；公共中堂可以讓我們廣結善緣，成就大眾的匯聚處，也是我們學習道理、互相切磋琢磨的場所；平日我們在中堂學習，法喜充滿，但生活的磨難常常讓我們的心境動盪

不安，而家中有中堂，透過每日叩求上天老中，於己，真心懺悔，消魔息考；於眾，祈求眾生免劫。內除己過，外見眾苦，二六時中都維持一念真心，妄念即不生；繼而生起清淨的菩提心後，即可落實在我們廣設各班、廣開各種課程、活動、法會的行動中。

若以度人成全角度來看，公壇與家壇都同在度人辦道或說法成全，前者是大德敦化，後者是小德川流；對於我們個人來說，透過家壇的方便性，日積月累，累積度人資糧，內外功日益茁壯，是小德川流；而眾人的付出匯集於公壇，那又成了大德敦化了！

公壇與家壇的禮拜，各有好處，公壇可以聚集眾善念，祈求天人合辦，道務運作順利；家壇可以提升自身修煉的內省功夫。後學常常禮拜完後，會多看彌勒佛片刻，看祂笑容中所透露出來的慈悲與智慧、感受祂的大肚能容，當下能得一種心性的澄靜。

後學也省思，一般道親可以對道統源流還不清楚，但壇主就不可以了，因為如果自己都不清楚，當人家問我們：「你們是拜什麼神？去宮廟拜就可以啦？一貫道是新興宗教吧？」等等問題，該怎麼解釋才好？

所以後學開始專心地學習與了解道統源流、道與教的關係、為什麼現今是儒家應運？以前剛入道門時，後學還會無知地以為，儒教所談的畢竟沒能如佛法究竟！漸漸深入去整理儒、釋、道三教的異同後，才明白理是一致的，只是應眾生根基與緣分而有不同的教法，這也是後學因為要開設家壇，督促自己去探索、理解的。

道，無形無象，無聲無臭；聖佛教誨，應眾生根基，不得不假藉語言文字而說，以啟眾蒙，故《維摩詰經》云：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」各個教門，如禪宗、淨宗、密宗、顯宗等，皆為假名，無論其如何稱謂、名相如何定義，皆於教下篤修此「道」，無能乖違。一貫道更是拳拳服膺此「道」。不論世間相如何更迭、演變、生滅，道卻是永遠不生不滅，但能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（有道的作用）。

而一貫道之所以稱「一貫道」而不以「一貫教」稱謂，可於孔孟儒門之學探窺一二：蓋人之性命來自於天，秉其天性修持不失中道，即中庸之守中（道）、用中（德），而證：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。

追溯道的根源，可從伏羲「一畫開天」談起，《理數合解》云：「天可學乎？曰可。一畫開天，伏羲之學天也。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黃帝之學天也。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，帝堯之學天也。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文王之德之純，文王之學天也。予欲無言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孔子之學天也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子思之學天也。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，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，此孟子之學天也。」故在天為理，在人為性。

伏羲一畫開天，透過「一」，也就是透過「道」，讓人了解天性，也就是本性。「一」，成為道統之精髓所在。當堯把帝位讓給舜時，將「允執厥中」四字傳授予舜作為修心之法；舜傳位給禹時，又加上十二個字成為十六個字，《尚書·虞書·大禹謨》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這是中華文化經典中最早記載的「心法」。

《道德經》云：「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寧；神得一以靈；谷得一以盈；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」以至孔子所

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《論語·里仁》都是「一」的精神傳承。此「一」非一二三四的一，而是不落入兩端對待。

伏羲「一畫開天」，道統承襲至今，透過明師一指，直徹本源，根塵頓斷，身心進入這樣一個無對待的狀態，打破彼此對待，放下是非爭端，人慾盡淨，天理流行。一貫道傳

道就是傳這個「一」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……代代相傳的也是這個「一」的心法。而聖人所看到的真理都是「一」，佛家所云：「不二法門」，也是「一」，不管用什麼方式傳述，終極宗旨都是「一」，與伏羲一畫開天的「一」無不皆是老前人慈悲所說的：「道本一體，理無二致」。

茲簡列自古至今道統承襲之沿革

青陽期	道降君相	伏羲至周公
紅陽期	道降師儒	老子至十六祖劉清虛祖師
白陽期	道降火宅	路中一（白陽初祖）、弓長子系（白陽二祖）

白陽天命道開顯 儒家應運收圓事

後學於前言中提及，我們現處於末後收圓的午未交接之際。六祖於唐代時，即以偈語預為揭示，時運即將漸由紅陽轉至白陽了，後學認為其義有三：一者，為大道能普傳，道降火宅，從出家修轉為在家修為主。二者，末法時期，眾生智愚迷蒙，道從紅陽期之先修後得，轉為白陽的先得後修。三者，行者未必得先內證後度眾，或是自得（證）自了；而轉為儒家的內聖外王並進之行。

做中學，學中覺，覺中悟；從度人、成全大眾之中，自然也達度己之功。六波羅蜜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）也就是佛法所說的「六度」，修行這六度，正好對治人性的慳貪、毀犯、瞋恚、懈怠、散亂及愚痴。

一貫道主要融合儒釋道三教，共理末後收圓事，秉持彌勒祖師之妙法，不以參禪、打坐為要，而是學習佛、菩薩大愿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以眾生為成就菩薩之道場。如釋迦牟尼佛為度眾生得解脫，不為己身求安樂！

今儒門之修持，即不離人群，入世俗而超越世俗，理萬事而超越萬事，以出世心而為入世行；若離世覓菩提，則猶如求兔角（出自《六祖壇經》）。

明體後（明明德）、尊天命，後達用以親民、歸根復命，遂止於至善。茲再詳述如下。

參究人天與自身關係

無生老中即維皇上帝（明明上帝）。《理數合解》中有如下的說明——《中庸》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即《大學》之「明德」也；《中庸》：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即《大學》之「明明德」也；《中庸》：「修道之謂教」，即《大學》之「在新民」也。《大學》之三綱領，即《中庸》之三綱領也。

《理數合解·中庸解》又云：「大學者學大也，而至大者莫如天，故唐堯則天，孔子律天、參天、配天。率性之率，即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之率。愆者過也，賢智之過者，多入頑空。忘者不及也。性情之卑者，多淪功利，此皆偏而不中者也。……知其體則謂中，達其用則謂庸。」

參究人與人、事之關係

儒家之學的中心思想：內以己為

圓心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後，外以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小而至大，如同心圓般，敦倫盡分，圓滿五倫（夫婦倫、父子倫、兄弟倫、君臣倫，朋友倫），以五常之德，一以貫之，敦品崇禮，洗心滌慮，借假修真，成就人圓、事圓、理圓。

天命之授受 承命與了愿

點傳師於點道時，都會對每位新道親囑咐：「若愿不能了，難把鄉還……」我們都了解自己的天命了嗎？如果大家仔細體會，會發現每位道親身上都承接了不同的天命，點傳師有其點道、傳授三寶之天命；講師有其代天宣化，令法音流布之天命；壇主有其廣結善緣，善化一方之天命；一般道親亦各有其不可或缺之天命，如承接廚務、班務操持、運作等等。不管天命為何，能隨緣盡分，了愿了業，方與道合。

點傳師集體領導有方，道務弘展；講師宣化道理，聞法者眾，以心印心；廚務以色香味俱全之蔬食度眾，令大眾填飽肚子，滿懷歡喜心來道場學習；同樣地，壇主開設中堂，如一艘小法船，接引眾生從煩惱生死此岸，至清淨解脫彼岸，得身著忍辱衣、身行忍

辱行，方能開顯萬德莊嚴，接引大眾；一貫道弟子當各依其領受之天命，圓滿行愿了業，方不枉一趟人間之行。

既有天命，就當順承天命，盡心去辦；否則當有一天我們發覺度人無人可度、成全無人可成全、講道無人聽道、辦活動無人參與……，那就是天命離開我們了，《大學》：「康誥曰：『惟命不于常！』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」是最佳註解。我們能不戰戰兢兢、如履薄冰嗎？

祖師鴻愿緊追隨 彌勒眷屬共成道

中堂開設後，有如天天親近彌勒祖師，在每天虔誠獻香當中，也能夠一日三省吾身——做什麼事較能反躬自省、自我要求？如何能心純意淨，而不用意識心來應對世事？內少打妄想，外不惹塵境。我們常說：「求了道就是進入彌勒家園，成為彌勒眷屬。」而開設了中堂，更是有「回家的感覺」。

我們有求道的慧根，也要「會跟」，不要跟丟了，更不要跟錯了！

再次感謝 天恩師德，讓後學有此殊勝機緣開設家庭中堂，初心決定遵師囑咐開壇之際，說實在的，十分



▲ 新求道親專心聆聽三寶講述。

誠惶誠恐，惟憂己之德性淺薄，無法克盡度人、成全之責，徒具其表，而未盡其用；故只好退一步想，度眾之事，只要有心，處處都能隨緣盡分度得有緣。但有了家壇，卻可以天天讓自己自省、心不外放，心淨、心靜，對待世事就較能智慧通達，與道相合。

且後學如此觀想，家中有眾仙佛降臨護持，就如同將彌勒淨土搬至家中一般，作如是想，身心可得清淨，修道路上亦更有願景、更有依靠（彌勒佛的慈悲加被，諸天仙佛護佑）。

古德云：「但求息妄，莫更覓真。若一覓真，即成為妄。」縱使還有許多習氣毛病，但在每天的懺悔及迴向之中，放下我執，但生正念與智慧。這是後學感受到，設家壇有別於沒設家壇的殊勝之處！